

脚 本 創 作

夜 行 集

書 店 印 行

脚 本 創 作

夜 行 集

益 智 書 店 印 行

康德六年六月二十日初版印刷
康德六年七月十日初版發行

脚本
創作

夜行集

定價二百五十分
(外埠掛號八分)

著作人

徐百靈

新京北大街三十號

發行人

宋逸民

新京北大街益智書店

印刷人

董裕民

新京北大街益智書店

印刷所

益智書店印刷部

新京北大街益智書店

不準翻印

發行所

新京市
北大街

益

智書店

電話二一五一九一
番
振替新京二三五六號

序

夜行集付梓在即，百靈囑我給它作一序文，答應的時候靡想到序文之難寫，便應了下來，歸來拈筆試寫，却不知寫些什麼好了。

寫序寫跋，都得漂亮文章，庶可近者得與正文補短道長，遠者得與當道作家遙爲唱合，不佞已久不爲文，更鮮知道理，我能寫點什麼呢？

苦思無策，只好把有關夜行集的一點實事記了下來，了却此注文債，雖然心殊惴惴也。

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奉天放送局鑒於當時放送內容一部份的陳腐，便想在這陳腐之中，開拓一條新的有點意思的路徑，由於某種機會，他所認識了百靈，於是便核計着組織一個放送話劇團之類，當時百靈就應了下來，第二天我去找他，記得他很興奮的說許多話，我也很興奮的說了許多話。在當時，就像在那無邊的寂寞之中，要從我們的喉嚨之中迸出了聲音似的。

不久，放話劇團就實現了，可是所謂「團」者，祇只三五友人而已；這幾個人都懷着渺茫的喜悅，開始這條新路的摸索，雖然他們也靡高談一點理論，可是很快的就用他們真實的聲音，朝着寂寞的荒原作了第一次的呼喚。

以後這放送劇團就在時光中漸漸的生長起來，百靈便隨着它寫成了本集里的幾篇劇本，關於這些作品，我不想多說什麼，記得古丁先生在他的詩文集火光的跋上曾說過：「他是如此的在希望里遇到失望，在失望里又感到希望，他不想粉飾自己半點，不想欺瞞自己半點，他有一顆士人的良心。他苦吟了這顆良心。」百靈的作風總是一貫的，把這幾句話移作夜行集的評語，也頗恰當。

一直到一九三八年的冬天，因為有許多阻力來障礙他的意識，百靈便那麼毅然的停止了他的工作。

書至此，隔壁的放送機又吵雜的響了起來，可是落在我的心上，却變成了莫大的寂寞，莫大的抑壓，讓我記起來以前那幾個朋友在放送的時候，百靈總是那麼熱心的忙着配音響，忙着對台詞，當時常有一種極大的力量激動了我——我們誰也不該放棄了那僅

有的一點的聲音哪！

如今我雖然再聽不着他們的聲音了，可是一種新的啓示又激動了我，我知道他們不僅是知道不該放棄了那一點僅有的聲音，而且更知道如何來珍重他們那一點僅有的聲音的。

他們的沉默也許祇是等待，只是尋找，未來的道路正長，這冊夜行集權作夜行途中的一個標記吧。

成弦、一九三九、七月。

夜行集 (目次)

秋雨黃昏	(獨幕劇)……………	一
除夕風雪	(獨幕劇)……………	一四
二十年	(獨幕劇)……………	二七
父親	(放送劇)……………	三六
夏夜	(放送劇)……………	四九
靜夜曲	(放送劇)……………	五七
陌生人	(放送劇)……………	六四
鐵木眞	(映畫讀物)……………	七〇

秋雨黃昏

(獨幕劇)

時 秋天的一個黃昏

地 某小鎮落

人 父 三五歲

母 三二歲

子 十六歲

老人 六五歲

陳大奶 三五歲

秀英 十六歲

張大叔 四七歲

父友甲

父友乙

一個家道中落的家庭

母坐着縫衣

子睡在炕上

母愁容滿面

子 (聲低弱) 媽，你過來，我害怕。

母 啊！孩子你好好睡呀(走過去)

子 (咳嗽) 媽我的病什麼時候能好呢？

母 會好的就會好的，回頭你爸爸回來叫

他給你請先生來看看，吃一服藥就能

好了。

子 媽我的病不會好了，病了這麼些日子

(咳嗽)

母 孩子，別說那些話，你的病就會好的

陳 鎖子今天好點了嗎？

等你病好了，媽領你進城去玩兒，看

母 不見強，比昨天還厲害呢。

戲，看電影。

陳 唉！不廣是我着急，就是秀英也成天

子 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呢？

叨咕着要來看看。

母 唉，真是的，還不回來，不是又和人

鎖子睡着了嗎？

家要錢喝酒去了嗎？

母 沒有。

子 爸爸就是這樣不好。

陳 (走到炕前) 啊！這兩天瘦的多了，真

(沉默)

怪可憐！

門外有敲門聲

子 啊！大奶，(咳嗽)

陳大奶領秀英推門進來，母起立。

陳 好好睡吧！

陳 大姐，我來瞧鎖子的病來了。

子 媽，爸爸還不回來呢？

秀 大姨！

母 快回來了，你好好睡吧。

母 謝謝你，請坐吧，秀英也坐下呀！

陳 聽說南頭有個小廟挺靈的，沒有上那

兒討點藥嗎？

母 討啦，吃啦也不好。

陳 你沒有看看皇曆畫一道符在門上貼貼看，我記得那皇曆上的符才靈呢：去年我們秀英，也是病了不少天，後來他爸爸看了看皇曆照那上畫了一道符貼在門上，第二天就好了，秀英，是不是！

秀 是！

陳 喂！昨天大姐不是討籤去了嗎？怎麼說的？

母 說是家神引鬼作祟，用黃錢五張，向正北五十步燒了就好。

陳 那你昨晚燒了沒有？

母 昨晚燒了。

陳 該着這孩子有這場災難，奧！我倒想起來啦！去年有人告訴過我一個偏方胸口痛這個毛病一治就能好，我一會去找來給你，你得知道，偏方治大病呢？

母 唉！這兩天給我愁得像什麼是的，若不叫鎖子鬧這場病咱們兩家不早就過了禮了，回頭他爸爸回來還是叫他請醫生來看看吧！

陳 呀！大姐，你別提醫生啦，醫生就會騙錢，我看鎖子這場病，一定是因為

有邪鬼，吃藥是沒有用，頂好是請個跳大神的來治治吧！那是沒有錯的。

子（呻吟，咳嗽）媽，你來，我胸口痛的

難受啊！給我一點水喝吧。

母 啊！孩子！這怎麼好啊！

陳 秀英，你快去倒水給鎖子喝。

秀 是，

子（咳嗽）唉喲，媽，我不能活下去啦？

母 孩子你別着急。

秀（倒水過來）

敲門聲

甲乙二人扶父自外進來

母（驚）啊！他怎麼的了。

甲 喝醉了酒耍錢和人打架啦。

乙 我們給他勸回來的。

母 唉，謝謝兩位大哥，請坐下喝點水吧

甲乙 不！我們走了。（出去）

父（躺在炕上）這幾天的賭運壞極啦，錢

又都輸光了。

母 你看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耍錢喝酒，

你聽孩子病的這樣厲害也不知道趕快

想個法子，我就有這一個孩子啊，快

去請一位先生來看看吧，起來快去呀

子（呻吟，咳嗽）

陳 不行，先生那行！我說準是這屋子裏

有邪鬼找上他，張大叔那兒去，求他

畫一道符拿來貼在門上就行了。

母 叫他爸爸去吧！

陳 不！我去吧，秀英跟我一塊去。

秀 是。

二人下場

沉默

子 爸爸你回來啦！

父 (起來)孩子，你好好睡吧，(走到孩

子前撫摸他的頭，酒已醒若有所思)

唉孩子我爲什麼要喝酒，爲什麼要娶

錢爲什麼要懶惰，我對不起你，對不

起你的爺爺……

子 爸爸，你以後別喝酒啦！

父 我不喝了，我要好好的做一個人，一

會兒等張大叔來，你的病就能好啦！

母 你能夠這樣知道改，就好了，你今天

怎麼忽然要學起好來？

父 唉！我今天在酒館喝酒的時候看見有

一個老頭從門口走過看那旁影，看那

背影，再像我的爸爸沒有啦，但是我

的爸爸是已經死了，你也能記得吧，

十五年前，那時鎖子還不過兩歲，鎖

子的名字還是爺爺起的呢。那一年的

秋天，胡子來攻我們的堡子，我們一

家人就都失散了，我的媽死了，我的

爸爸不知道到了那兒去了，他一定是

去世了，後來我們就搬到這兒來住，我今天因為看了那個像我爸爸似的老頭，我就想起我的爸爸，我應該作一個好好的人，我連孩子的病都不顧，就知道耍錢，喝酒，打架，懶惰，……我一定要改！

母 你能夠這樣就好了，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耍錢，你要早知道改，我們家也不至於鬧到這樣，你看，家裏也不像個樣子，孩子病得那樣厲害，不都是你害的，說是改，你不知說了多少回了。

父 (老羞成怒，劣性復發) 怎麼，你又要

來管我了嗎？你越說我，我偏不改，我偏喝酒，偏耍錢，你能管得着我嗎我自己掙的錢，我不化誰化，他媽的(越說越有氣，舉起手來要打)

門外人聲

陳大奶，秀英，張大叔進來。

陳 大姐，鎖子好點沒有。

母 比剛才好一點。

陳 一會兒張大叔給一點偏方吃，就能好啦。

母 請坐，請坐，張大叔你也請坐。

父 張大哥請坐。

張 是是我是最相信神佛的，得病就是邪

鬼作祟，再不然就是該着有這場災難
過去這場災難就好啦，吃藥有什麼用

處，先生，哼，先生他自己害當不了

要得病，所以我最相信大神，畫符和

吃偏方，我們家誰有病都沒請過大夫

是不是陳大奶？

陳 張大叔的話太對了。

張 不信過一會小鎖子的病準好，好了，

好了咱們把這道符燒了，和水裏給他

喝了吧！

張 這回就能好了

陳 唉，這回我也能放心了。

母 大家請多坐一會兒，喝點水。

陳 不，我們要回去了，好讓鎖子睡安靜

一點。

張 對了，人一多病人就睡不好。

張 那麼你們誰跟我到我家裏去取點偏方

藥來。

母 鎖子他爸爸你去吧。

(雨聲)

父 好，我去，啊，外頭下雨啦。

陳 大姐我去啦。

秀 大姨明天見。

二人下場

母 拿傘去吧。

父 (拿傘)給我兩個藥錢。

母 你又沒有了嗎。

門外敲門聲，

父 都輸光了，

老 (在門外)借光………借光……

母 我也沒有錢了啊。

母 (出去開門)你找誰家？

父 那怎麼辦，孩子病怎麼辦！

老 (在門外)我是往城裏去，走到這遇了

母 (爲難)唉，那麼把這付銀手鐲去當了

雨，可以不可以讓我在這屋裏躲一躲

吧。

一會我就走。

——父出沉默，雨聲——

母 (沉吟)好吧，請進來吧。

母 孩子，你覺得好一點沒有？

老 (走進門來，在門旁的凳子上坐下，

子 媽！我覺得越發難受了，(咳嗽)

衣帽都被雨淋濕。)這雨真不小。

母 等一會爸爸給你拿藥來，吃了就能好

母 雨真不小，你老是上那兒去？把衣裳

了。

脫下來晾一晾。

子 我想那藥是不靈的。

老 我上城裏去(脫衣掛在門旁釘上)

母 別說那話，啊！這雨下的真大。

子 媽媽，你來(咳嗽)我心口難受極了，

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咳嗽)給我點水喝，……………

子 我十六歲了。

老 你爸爸呢？

母 噢爸爸就要回來，媽給你倒水，啊，

子 我爸爸出去了，(咳嗽)

水也沒有了，媽上廚房去給你燒一點

老 (低頭沉思)唉！

來(母向左下)

子 你想什麼呢？

雨聲或急或緩

老 我有一個孫子，他要活着，也有你這

子 (咳嗽，呻吟)媽，我渴。

麼大了，我看見你，就想起了我的孫

母 (在廚房)孩子，水快作好了啊！

子。

老 (走到炕前)你有病嗎？

母 (走出來，倒水給子喝)喝水吧！

子 是的，你是誰？

老 (走到門旁的凳子上)啊！雨越下越大

老 哦，我是來躲雨的，你的病見好吧？

了(自語)我還是走吧，(取衣欲行)

子 我的病怕不會好了。

母 再待一會兒吧！這麼大的雨，請在那

老 你多大歲數？

邊躺一會兒吧！

老 那麼我再打攪一會兒，實在對不起。

母 沒有什麼……你老是往什麼地方去的呢？

老 我，沒有一定，老是東走一回，西走一回的，就這末一個孤單的，也沒有一個落脚的地方，可是我呀！在年青的時候，也有家也有兒子，日子也過的挺好，現在是全完了，提不起來了。在從前，我們那個地方，進去胡子了，鬧得天翻地覆，唉！我們堡子本來也很不小……從那回以後，鬧得人離家散，家人全不知道跑到那兒去了。

母 是嗎，那可真怪苦的，從前，我們也

是有老太爺老太太的……若是老

太爺還在的話，我們日子，還能不錯

他爸爸也不至這麼不成相（老人聞言

閉目冥想）在我們一些朋友裏，也有

幾個好不錯的，能給找點事作的，不

是沒有，可是，他還是像從前似的，

總是胡作非爲，一直到現在，這種壞

脾氣也沒改，誰還願意管他呢……（

老人在門旁的睡椅上躺下，漸睡）

（母在炕前縫衣）

（雨聲）

（父從門外打着傘進來）

母 回來了嗎？

父 唔(微醉)。

母 藥呢？

父 喝了點酒，走在半道上掉了。

母 那麼剩下的錢呢？

父 輸了。

母 (氣極)你，你看看孩子病的這樣厲害

你還只知道耍錢，喝酒，你這個人還

有心肝嗎？(老人似已醒，注意聽着

他們的談話。)

父 你又要管我了(忽然注意到門旁的衣

裳)唉！這是誰的衣裳？

母 (指老人)那個老頭的，他是來躲雨

的。

子 媽！我要喝水……………(咳嗽)

母 奧！等一會兒吧！我來。(走過去倒

水)

父 這個老頭睡着啦，(摸他的衣裳，看

見有錢包)

子 爸爸！

老 (起來，走到父旁)你用錢嗎？

父 (無言)

老 你用錢我可以給你。

父 (無言)

老 我也有一些錢，放在我的身上也沒有

用，我尋找我的兒子，我的孫子，我

們分散了有十五年了(淡淡的笑)我原

是要把我的錢，給我的兒子的，你抬頭看你，仔細看，你認識我嗎，你還認識你的爸爸嗎？

父（抬頭抱住老人哭泣）爸爸！

母（跑過來）爸爸！

（三人坐下）

（含淚）鎖子也長這麼大了，我們分散的時候他才兩三歲，抱在你的懷裏，胡子攻破了我們的堡子，我找不到你們，幸虧我身上還帶着錢，以後我就一個人活着，作了一些買賣，也剩下一些錢，人一點點老了，要錢也沒有用，我想起了你們，我的兒子，我的

孫子……

父（哭泣）

子（坐起聽）

老 我就一個人到處去遊逛，我想或許能

夠遇到你們，好在現在太平多了，鄉下也沒有胡子，我在外走了兩三年，我想：這一輩子算見不到你們了，再走幾個地方，我也想找一個地方長住下去，誰想這一場雨，使我們又都遇見了。

母 孩子，你爺爺來了。

子 爺爺！

老（走到炕前）這孩子是怎麼病的呢？

母 病了，不少日子了，咳嗽，發燒，說胡話，胸口痛，小廟也去討過藥，燒過香就是不好！

老 你們的腦筋，比我還是舊，怎麼就去信那些東西呢？世界是已經變了，我們不能再迷信那些鬼神，你看（指桌上的燭台，香爐）燒香，點臘，拜神拜佛能夠得到什麼，能把你的病治好嗎？你不要相信那些，還得請大夫治才行呢！

母 爸，我明白了！

父 我不對了，爸，我明白了。

母 你這回應該要改了，別喝酒別要錢！

父 我一定要改，不喝酒，不要錢，不懶

子 情，從今天起，我要好好的作一個人，爺爺我一聽您的話，我立刻覺得好了

許多，我應該相信我自己的力量。

老 這回明白了吧，若是這樣，你的病還可以救，明天趕快到醫院裏去治，沒有錢，我有，你們因為迷信，才使孩子病到這樣，你們因為懶惰，喝酒，要錢，才把一個家庭弄成這樣。

母 明天送他到醫院裏去吧！

子 媽！快送我到醫院裏去吧，我的病一定能好。

母 孩子，你的病一定能好了。

父 一定能好了。

子 (望着窗外) 啊! 雨也不下了。

母 雨住了，天也黑了。

月光從窗外射進來。

子 爺爺多麼好看的月亮光呀!

〔幕徐落〕

除夕風雪

〔獨幕劇〕

地 某小村

人 黃某

其妻

其子

其友 | 洪某

時 現代 一個降雪的除夕。

(鄉村裏的一個小家庭。)

(刮着大風。妻在作飯)

子 媽，快點給我吃……………

妻 再等一回兒啊，快好了，爹爹就要回

來了，一會兒就給你吃餃子，你看，

有這麼些，孩子你多吃點啊，過了年

長胖胖兒的，高高兒的，過了年你就

五歲了，孩子別鬧，等着啊，你看這

個包的多麼大啊，這個給你？

(鐘打十二下)

子 快點，媽！我要吃……………

妻 唉！好孩子，爹爹就要回來了！大家

都得一塊兒吃……

子 唔！快點給我……

(自語)真是的，今兒是三十晚上，怎

(激烈的叩門聲)

麼還不回來？

聲 喂！開門開門，喂！是我，快開……

一定又是在那兒喝酒了，唉！一家的

妻 唉！就去開！等一等……

錢財都叫他抽煙耍錢給化光了，連個

(稍歇，開門聲)

年都不能好好過……不，我倒不要

黃 喂！讓我在雪裏凍那麼些時候，他媽

緊，我是什麼都沒有關係，可是小孩

的，你幹什麼拉！

子連一件新衣服都沒有給他作……

妻 對不起！我正在包餃子一時鬆不開手

……唉……(風聲)

所以……

妻 啊！雪下的這麼大，他爹爹又不知在

黃 餃子，現在是幾點啦，爲什麼不早點

那兒賭上錢了……唉呀……孩子

包呢。早點包不就完了麼？

別睡呀！三十晚上不行睡覺呀！喂！

哈哈！我明白啦。姓洪的那個小子又

起來，起來，媽給你餃子。

來了吧！那小子一看我不在家就來，

哼！是吧，姓洪的那個小子來了麼？

妻 你怎麼說這話……

黃 不是麼。哼！我都知道，那小子騎着

馬，響着鈴鐺（聲稍厲）總是我到我們家來。我娶了你已經有六年。那小子不管我在家不在家，就裝出媚聲總是我到

你旁邊來（聲厲）就瞞着我一個人就是啦！你當我是混蛋麼！我什麼都知道什麼都明白？

妻 唉！大三十下晚你怎麼說出這種沒有意思的話呢。你好好想想，你和他不是從小的朋友麼。雖然他是一個小人家的兒子，你是一個大糧戶的兒子，

可是你們兩個是最好的朋友。雖然他

好像有點看中我，然而也沒有什麼，

他不是把我讓給你了麼。而且隔了六年就是到了現在，他還是和從前一樣是我們的好朋友，幫助我們，他沒有不理我們，像你這樣懶惰醉鬼，不就只有他一個人，還肯理你麼。像這樣好朋友，你還要疑惑他，還要罵他，你自己不覺得害臊麼。

黃 少說，你少在我面前說謊，你是不是要替你喜歡的那個小子辯別呢？

妻 你怎麼那麼說呢。啊！你怎麼那麼說呢？

黃 姓洪的那個小子，爲什麼到了二十八

九歲還不娶媳婦呢。穿也捨不得穿，

吃又捨不得吃，把一個大錢看的比命

還要重。爲什麼要借錢給我們化，搬

糧食來給我們吃呢。不都是爲着和你

相好嗎？

妻 不對。不對！那是和你的交情？

黃 哈！交情！說的可不錯，六年七年的

想着朋友的老婆，在我不在家的時候

雖知你們作些什麼事！那就是交情

麼？

妻 你怎麼說那種沒有良心的話！你不只

是把房子喝盡了，地皮都賭盡了，你

是連良心都沒有了？

黃 可是雖使我這樣的呢。村裏那些人都

看不起我，拿我當渾蛋，說我是央子

姓洪的那個小子他越是裝好人，我越

被別人當作壞人，你看這個樣子，心

裏就樂啦吧……早晚讓你看我的

厲害吧！

（窗外風雪交加，黃默坐無言）

妻 一喝了酒，你就變成個惡鬼似的，你

不說說是你自己不成材，什麼都怪洪

先生……是的！我喜歡洪先生，你

能怎麼的。若是沒有孩子，我還說不

定怎麼樣呢？

黃（怒不可遏）渾東西。都招出來了吧！

渾蛋。打死你，這回那個雜種再來的

時候，把你們兩個人一塊兒都打死？

妻 你若有那種勇氣，倒還是讓你殺了好

嘴裏說的那麼狠，一見着洪先生，就

像耗子見貓，一句硬話也說不出來了

……再說你也沒有說話的道理啊！

你能對得起他的那種熱心腸麼？

黃 別說啦。你這臭娘們？

（拋物聲）

妻 呀！好危險……你怎麼……

黃 打死你？

（舉拳欲打）

妻 唉呀！你怎麼……

（遠處馬的鈴聲，馬蹄聲漸近。二人

停止爭吵，靜聽。聲漸近，在門前停

住。）

聲 老黃家開門！

黃妻 ……………

聲 開開門！

黃（低聲）是老洪。那小子又來了！

（叩門聲）

洪 黃大哥，開開門！

妻（大聲）等一等！

（開門聲）

洪 啊！好大的雪。道路都叫雪埋上了，

真遭老罪了……黃大哥！少見了

要你幫助麼？

上禮拜還來過一回，你沒有在家，你

洪 唉！請不要那樣說，這是我從心裏情

很好吧，今晚我來辭歲來了。啊！大

願的事情。

嫂！這一點點東西，送給你們……

黃 你的心裏，我都明白了，面子上裝着

因為昨天宰了一口豬。還有這是給小

幫助朋友的忙，說的可好聽，當初你

孩的……啊！睡着了！

小的時候，別人誇你聰明，能幹，我

妻 洪大哥，你又送東西來，真謝謝。

呢。和你正相反，可是，我可不像你

洪 不值得謝謝，我是一個親近的人也沒

那樣陰險，不像不那樣心狠，一點點

有，就可以拿你們二位當作哥哥嫂子

你就纏上了我的家，想奪去我的幸福

一樣，我們還用得着什麼客氣呢。不

我的錢財都沒有了，我被村裏的人罵

論什麼事情，只要我能夠辦到，我都

的不像個人樣，現在……現在，連

可以替你們去作！

我老婆的心，都叫你給偷去了。

黃 喂！老洪你不要瞧不起我，你以為我

妻 你怎麼……說這話……

洪 不，大嫂，他大概是喝醉了，請放心

……黃大哥，我看你歇一歇吧。你

乏啦。總是我的不好，我還是缺少誠

意，不然你不能這樣不明白我。是我

的友情不夠，我應該在你沒有這樣以

先，就應該使你明白我，幫助你變換

你的生活！

黃 喂！少說那種好聽的話，照實說罷！

洪 你完全是核計錯了，你只有使你自己

變爲不幸，要叫我說起來，有了這樣

好的賢妻，這樣好玩的孩子，你還會

變成這樣不幸的樣子，真是奇怪，所

以我反而覺得自己幸福了。我感謝現

在的這個世界，我很歡喜的作自己應

該作的事。

黃 是啊！你是比我幸福，你從前就是我

的情敵，在我娶他的時候，你不是說

你難受的想要尋死尋活的，所以。你

現在是幸福了！

洪 你實在是太誤解了，我把你的太太恭

敬的和嫂子一樣，所以這樣請你不要

誤解才好，我的心決不是「埋汰」的，

我的精神，是很潔白的……那末，

今天我這就走了罷。大嫂我想你能夠

明白我的罷。請你替我向大哥陪個罪

罷。

(風聲漸厲)

妻 對不起……可是這麼大的風雪，

不危險麼。若是什麼的話，請在我們

家住一宿，明天走怎麼樣……

洪 不，請不必掛心，就是那個山崖子地

方，有點危險，可是雪裏很亮的，也

沒有什麼……黃大哥，我現在還

拿你當作一個惟一的好朋友爲着你，

爲着你一家的幸福，我什麼事都可幫

忙。其實今天我是有一件要緊的事情

才來的，不說也罷。我們還是多隔一

些日子見面好罷。再見……大嫂……

……望你過一個好年？

妻 謝謝，洪大哥，請加點小心……

(妻送洪出去。開門，風聲，鈴聲，

馬蹄聲。漸遠)

子 (醒。)媽，肚子餓了，爹爹回來了

麼？

妻 啊！是的是的，孩子餓了，給你吃罷

剛才洪大叔來了，你看，給你買這麼

些好東西，啊！餃子也作好了，到這

兒來和爹爹一塊吃罷……

洪大哥也吃點走多好，今兒晚上這麼

冷……

(風聲)

黃 他媽的……

(立起向門旁跑去)

又靜靜的唱催眠歌)(許久，靜靜的

妻 你幹什麼，你，你上那兒去啊！

拉門聲，緩弱的脚步聲，急促的呼吸

黃 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把那個小子……

聲)

……(跑出去)

妻 你怎麼的了，啊！你上那兒去了，你

(用力將門關上，風聲)

作什麼去了？

妻 (追去，)你上那兒去啊……

黃 ……………

子 媽媽！

妻 你說呀，你難道說……

(妻回來，靜坐。風聲稍靜，遠處有

黃 (啞聲，被壓榨出來似的聲)把他弄死

鞭炮聲。鐘響十二點，緩而有節奏，

了，到底把他弄死了！

風聲，鞭炮聲)

妻 啊，什麼……

妻 (唱催眠歌)啊！他，他們怎麼樣了呢

黃 我從雪裏竄過去，攆那小子馬車去了

現在，也許……不，不能那樣罷

我從近路走過去，奔到那個小山上，

孩子他爹爹一定不是那樣壞的人。(

我奔在那條山道的上面，山道的底下

就是山谷……

妻 呀！那麼洪先生呢……

妻 你怎麼的了，你把他怎麼的了……

黃 現在已經在那山谷底下，被木頭壓成

黃 山上頭，堆着不少粗木頭，我早就知

泥漿了罷，他媽的，我到底報仇了，

道那堆木頭要掉下去，我就用手扶着

誰也不知道，誰也沒有看見！

在那等着。大風雪從山底下刮上來，

妻 你這個壞東西！

什麼也看不見，不一會兒，馬車的鈴

黃 姓洪的那個小子死了，他沒有了，不

聲來了，一點點近了，到了山底下了

……他到底是我的仇人，從明天起

我就用全身的力量，把那一堆木頭推

從明年起，我就像再世重生一樣……

下去了！

（靜靜的風聲，鞭炮聲，沁入人心的

妻 啊！……

鐘聲）

黃 那木頭發出可怕的聲音，滾到山底下

黃 老洪……老洪……他媽的，他是

去，我聽見有馬叫聲，鈴聲就沒有

我的老朋友，是一個誠實能幹的人……

了！

……可是，他是我的仇人，所以我

把他弄死了，我從明天起，從明年起要好好的幹一下，哈哈哈哈哈……看着罷，我讓村裏那些人看看……沒有用的東西，你以為把你的好朋友

殺了，從明天起就能當一個好人了麼不知道天要來罰你樣，沒有人能看見

老天爺在上頭看着呢……

黃 他媽的，耳朵裏又聽見那個鈴聲了，他媽的！

(風聲，鞭炮聲，鐘秒聲)

黃 喂！你聽，鈴聲，是不是鈴聲……

妻 你聽着罷，這一輩子，那鈴聲也不會

離開你的耳朵。

黃 亨！你想吓唬我麼。我是不怕的，可

是老洪……唉！鈴聲……

妻 你耳朵邪啦，那是你的良心裏的鈴聲

啊？

(微微的鈴聲，混雜在風，鞭炮，鐘聲中)

黃 啊！是鈴聲，你沒有聽見麼，呀！一

點點近了……

妻 ……………

(鈴聲漸響，漸強)

妻 啊！天啊？

黃 他媽的……

(鈴聲響亮，徐緩而漸近。在門前停

止，接着有無力的叩門聲。

聲 黃大哥，開開門，是我，我姓洪……

喂！老黃家……

妻 洪大哥？

黃 啊！是鬼？

（開門，妻扶洪入）

洪 （痛苦的）大嫂！給我水，水……

黃 啊……

（妻拿水來）

洪 在那一塊兒，我剛才……啊！謝

謝……剛才，我正從那個山崖子底

下走過，從山上，從馬車的後面，那

大木頭，大概是堆在山上的大木頭，

被大風刮掉下來，那時我的馬驚了，

前腿立起來了，我就被翻掉倒山崖子

底下，留神一看，我的腰撞在一塊大

石頭上倒在地下了，我就拚着命爬到

山崖子上來，一看，馬車還停在原先

那個地方，好容易爬上馬車，就回到

這兒來了。

黃 老洪！是我不好，我不好，饒了我罷

我實在告訴你？

洪 黃大哥，不，是我不好！剛才大嫂叫

我住一宿再走，我住下就好了！不能

怪你。其實我今天是有點事情才到你

這來的，這個事情不說完，我就是死

了也不甘心的，還有，我就是死，也想叫你們看着我……

妻 洪大哥，你不能死……

洪 不！大嫂，我知道，我已經不行了，老黃，你把手伸過來，讓我捏捏你的手，大嫂！小孩子在那兒呢？啊……

……眼睛看不見了？

黃 老洪，你別那樣啊！

洪 老黃，我從去年年底就決心了，我省吃省用，到現在剩下了兩千塊錢，我想把我的房子和一點點的地，都送給你們，我自己就打算搬到江北去，去開荒地……老黃，我還是離開這兒

好，老黃，饒恕我罷，我愛你，我更愛你的太太，愛你的孩子，你相信我的心是潔白的，我還是到遠處去的好饒恕我罷，可是，我這回到了比江北更遠的地方去了……

妻 (泣) 啊！洪大哥？

黃 老洪！受苦的只有是我，對不起你的友情的，也是我啊？

洪 老黃！把我的房子，地，錢，都爲着

你們的幸福拿去用罷，你從明天起，從明年起，不，已經過了年啦，應該是從今天起，從今年起，你答應我，一定要作一個好的丈夫才對……

……(聲漸弱)

人 流浪漢

黃 老洪！是的，我明白了，你饒恕我，

警士甲

我真對不起你。

警士乙

洪 不，不啊！我覺得痛快了，大嫂，黃

辛警長

大哥新年來了那麼從今天以後……

行人甲

(聲低弱)

行人乙

妻 (驚慌)啊！洪大哥……

行人丙

黃 (驚慌)啊！老洪……

(遠處鞭炮聲，鷄鳴聲)

——劇 終——

二 十 年

(獨幕劇)

時 冬 夜

投在地上。

地 某 城

警士乙：今兒晚上太冷了。

二 十 年

二 七

警士甲：唔，三九天，也該冷了。

警士乙：（在路燈下徘徊，一邊說。）快一點暖和

吧，這冷天實在受不了。

警士甲：幹這份差使，那就怨不得冷了。

警士乙：若不叫這年末警戒，不也早就可

以睡了，不必在這裏挨凍。

警士甲：但是，爲着公衆安寧，這也是我

們的本份，年末正是盜賊蠢動的時候

所以需要這樣警戒。

警士乙：這也是的。

警士甲：所以我們不應該怕冷，這是我們

的職務。

（稍頓。）

警士乙：你看今晚這樣冷，誰還上街來！

（二人無語。稍頓。）

警士甲：啊，那邊有人來了。

（一個行人從右方匆匆走情。漸近）

警士乙：站住！往那兒去！

行人甲：哦，我請醫生去；我的老娘半夜

關了急病，病的挺厲害。

警士乙：站住，我翻一翻。（搜查。）去吧！

（行人甲走遠。）

警士甲：抽口煙吧，（由袋中掏出煙捲，遞給警

士乙一枝。劃洋火，二人吸煙。）

警士甲：這樣深更半夜得病，真是可憐！

（行人乙，行人丙，一邊交談，由右方走來，漸

遊。

警士乙：站住，往那兒去？

行人丙：回家。

警士乙：從那兒來？

行人乙：看戲去啦。

警士乙：去吧！

（行人乙，丙走，向左方下。）

（風聲，椰子聲，數聲犬吠。）

警士乙：（扔下煙捲頭。）老張！我實在冷的

受不了，我得上那兒暖和暖和去。

警士：你回家去吧，這裏有我；凍出病來

可不是玩的。

警士乙：那麼我先走了。

警士甲：你走吧！

（警士乙向右方下。警士甲倚着路燈斜立，口哼

小曲。）

（稍頃，黑暗中有醉漢唱着戲走來，人影漸近。）

流浪漢：（蹣跚由左方上，唱獨木關。）在月下，

驚碎了英雄虎膽，回故土只恐怕是千

難萬難……我與那尉遲帥無仇無恨

爲什麼苦苦的要拿我，所爲那般……

警士甲：（自語，）醉鬼！

（流浪漢走近。）

警士甲：站住！

流浪漢：（應聲止步，醉。戲調。）哦，哦，

哦，老漢這旁有禮了！

警士甲：別胡說！（站住流浪漢。）問你是幹

什麼的！

流浪漢：（稍清醒，驚慌。）啊，啊，啊……

我是學手藝的。

警士甲：你從那兒來？

流浪漢：唔……唔……看完戲喝酒啦！

警士甲：醉鬼！去吧！

（流浪漢走，行不數步。）

警士甲：（望着流浪漢的背影，忽然注意到他的手。）

（）回來！回來！我看你手。

（流浪漢跑，警士甲趕去拉住他回來。）

警士甲：真的，你要跑！我看看你手裏到

底是什麼？

流浪漢：（慌張，不知所措，將手藏在背。）啊……

……沒有什麼！

警士甲：（拉他的手。）我看，我看，咦……

呀……（聲稍高。）這……這不是血

……血！

流浪漢：老爺……饒了我吧……這是

我自己撞破的！

警士甲：什麼撞破的，呀！你衣裳上還有

血！這血……血是那兒來的？你……

……你殺了人？

流浪漢：不，不，我沒有殺人……

警士甲：沒有殺人，那裏來的血？

流浪漢：不……我沒有……

警士甲：說！不說我就要打你！

(稍頓。)

流浪漢：(恐懼，最後又像決心了似的。)啊，啊

我說了吧……好，我實對你說了吧

……我因為沒有錢，沒有飯吃，所

以才殺人……今晚，我在前邊一條

小胡同裏，搶了一個人的錢，他和我

在那裏撕扒起來，我就把他打傷，他

昏倒在那裏了，所以……我兩手都

是血……把錢搶到了手後，我就吃

飯，喝酒，正要往回走，找個地方睡

覺。不料想叫你看見了……也好……

……反正我沒有飯吃，你就抓我去

吧……省得我每天還要愁吃愁住的

……(低泣。)

警士甲：好，跟我走吧，你在那兒把人打

昏過去的？

流浪漢：不很遠，

警士甲：好吧……走。

(警士甲拉着流浪漢走。)

警士甲：你，姓什麼？

流浪漢：我姓王。

警士甲：叫什麼名？

流浪漢：王亦然。

警士甲：王亦然。王——亦然。

流浪漢：是的；王亦然。

警士甲：（洗入於回憶。止步。）慢着，你確實

叫王亦然嗎？

流浪漢：是的，那還有假嗎。

警士甲：你今年多大歲數？

流浪漢：三十四。

警士甲：（自語。）咦，巧了，又正是和我同

歲。（問。）喂，你是這城人嗎？

流浪漢：是的。

警士甲：（熟視流浪漢的臉。）你的小名，是不

是叫石頭？

流浪漢：（不解之狀）是的，咦，你怎麼……

警士甲：（欣然。）唉，想不到原來還是你。

王——亦然！

流浪漢：你貴姓？

警士甲：我，我就是你二十年前小朋友，

張治洲。

流浪漢：（驚喜。）哦，張治洲……

警士甲：你忘了吧！

流浪漢：哦，張治洲，沒有忘，（熟視警士

甲臉。）啊，是的，越看越像起來了……

……你就是我的好朋友張治洲啊？

警士甲：（感慨。）不錯，就是你的小同學，

你的好朋友，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了呢

又想不到二十年後的你，却變成了這

樣？

流浪漢：唉，真是一言難盡。

警士甲：亦然！你怎麼變得這副模樣呢？

（二人又走回路燈下，坐在一塊階石上。）

流浪漢：啊，治洲！我也不瞞你說了吧。

（稍頓。）二十年前，我的家境你是知道的，總算不錯；我在小學畢業，和你離開之後，我的家，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幾年之內，父親開的買賣也荒了，我又被胡子綁去，等到我父親東借西湊，把我贖出來以後，父親就連驚駭帶着急，得了病故去了……我的母親自盡而死，我的妻子跟人跑了，我的兒子，我給別人了……我沒有家……我就一個人活着，就是我一個人！

人！我成了一個流浪漢……我當過

鑛山的苦力，馬路上的掃街夫，泥水匠，石匠，鐵路工人，賣過燒餅，賣過洋襪，賣過報……去年，我也曾種了幾畝地，一場大水，把地都淹了……我又回到這裏來，現在，天道一天一天冷，作小買賣也不行，找事又找不着……唉……落到這副模樣……

警士甲：（感到悲哀。）這都是命運吧！

流浪漢：是的，這都是命！

警士甲：二十年，是多末長的時間啊，然而我未曾忘過你，那時我們不是很好

的朋友，不是像兄弟一樣嗎……抽

煙吧。（掏出煙捲，遞給流浪漢一枝，劃洋火

吸煙。）

流浪漢：啊，想不到今晚會遇見你，二十

年，二十年！二十年前，我們都是不

相信命運的人；我記得，那時我們同

坐在一個桌子上讀書，一同遊玩，一

同崇拜着許多英雄，也曾夢想着要當

一個偉大的英雄。我曾記得我們的先

生時常說過，拿破崙是不信任命運的

人，是能夠創造命運的；然而，我現

在已屈伏在命運之下了，我還記得先

生說我，將來有很大的希望；然而，

我現在是什麼希望也沒有。你，治洲

你這二十年是怎樣呢！

警士甲：我，也是庸庸碌碌，這樣對付

呢。

流浪漢：我們是一天一天老，我現在是什

麼幻想也沒有了；甚至連自己的吃喝

還混不出來呢。

警士甲：你還找一點事情作吧。

流浪漢：叫我上那兒找呢。

警士甲：真沒有法子，（沉思，稍頃。）啊呀

你不是殺了人，搶了錢了嗎！不好，

不好，你還是快點離開這地方吧，還

是快點走吧，你今晚有地方住嗎？

流浪漢：沒有。

警士甲：走吧，今晚到我家去吧。

流浪漢：不，我不去。

警士甲：去吧，那有什麼要緊，我們不是

和兄弟一樣嗎！

流浪漢：（稍加思慮。）那末，也好。

警士甲：要走就快走吧。

（二人起立剛要移動脚步，忽聽有人走來。）

（辛警長自左方。）

辛警長：（向警士甲。）張警士這樣冷天，

辛苦啊。

（流浪漢在後面）

警士甲：（不知所措。）啊，是，沒有什麼。

辛警長：可是，方才我看見前邊的一條小

胡同裏倒着一個人，你來，跟我去看

看。

警士甲：（惶恐，強作沉靜。）是，是。

辛警長：（注意到流浪漢。）喂……：這個人是

幹什麼？

警士甲：唔……：

辛警長：唔（向流浪漢。）過來！你是幹什麼

的？

警士甲：他……：他……：

辛警長：幹什麼的？

流浪漢：（毅然而答。）我是犯人……：我就

是把那個人打昏過去的犯人。請帶我

去吧！

辛警長：走！張警士也來，一同到前邊去

警士甲：不，他……

看看。

辛警長：是你殺了人了嗎？

（辛警長牽流浪漢向左方走。警士甲並未移動他

流浪漢：是的，我搶了錢，我殺了人；被

的腳步，仰首長嘆無語，四面寂靜，風聲。）

這位警官逮住了，我情願跟您去，把

我帶去吧！

父 親

（幕 落）

辛警長：好走吧！（拉住流浪漢。）

時 現代

警士甲：不，不，你……：你不能去！

地 南國海岸的某小都市

辛警長：什麼你說什麼？

人 李雨田

流浪漢：去，去！走吧。不必說什麼了，

新田——他的弟弟

我犯了罪，（向警士甲。）還是讓我到那

雁雲——他的妹妹

裏去吧，我還有什麼更好的地方可以

他們的母親

去呢！

他們的父親

李雨田的家裏。他剛下班來，坐在屋裏

會。

看報；他的母親在作女紅，

母親 有錢有什麼用處呢，就像你媽，嫁

傍晚。遠處教堂的晚鐘聲，風聲樹葉聲
屋內的座鐘打着七點，伴奏。

來的時候，你爸也有兩三萬家產，可
是都叫他揮霍得乾乾淨淨了。

雨田（開窗戶看）啊，快黑了。媽！妹妹

雨田（引起了他不快的記憶似的，沈默）

上那去了？（閉窗）

母親 所以，我說只要人品好，錢不錢沒

母親 給人送活計去了。

有什麼。

雨田 還給人家作什麼活計呢，眼看快要

雨田 有了錢，人再好，不是更好嗎？

出門了。可是，媽，上次提起的那門

母親 那就不易了。（咳嗽）雲兒長的雖然

親事怎麼樣了？

不錯，可是咱們也沒有錢，陪送至少

母親（咳嗽）雲兒有點不願意，那頭倒很

也得二三百，門當戶對就得了。

願意。

雨田 雲妹爲着爸爸，小時也受夠了痛苦

雨田 聽說很有錢，這回可不要錯過了機

她要出嫁，是無論如何好好給他陪送

一下；那管借一點，五六百圓總得花。

母親 那樣倒不必，三百圓就不錯了，飼

不是還得娶媳婦嗎？等到你娶了媳婦

我就放心了。（咳嗽）人家都說，我的

夫運雖然不好，子運倒還不錯，從你

爸爸走了以後……

雨田（轉過話題。）新田怎麼這樣晚？

母親 今天是值班，所以晚一點吧；新兒

說這個月又要漲薪水了呢。

雨田 是嗎，他當了一名小學教員，大概

總覺是冤屈的；但是歲數還小，將來

總能出息的。

母親 你的親事，我也四處託人留意，好

的實在少，老張家的大姑娘倒不錯，

只是怕他們不願意給。

雨田 我的事再晚兩三年不要緊。

母親（咳嗽）可是雲兒若是出嫁了，你就

得娶了，那樣我也好放心。從你爸爸

走了以後……

雨田（嘆息）唉，從前的事情，還提他作

什麼？

開門聲，風聲，新田自外歸來。

母親 啊，新兒回來了。

雨田 今天回來這麼晚？

新田 是的，今天改了不少作文，晚了一

點，腰都累酸了。

母親 正等着你回來吃晚飯呢！

雨田 吃完飯去洗個澡就好了。

新田 媽，雲妹呢？

母親 出去送活計去了。

新田 哥哥，今天我聽見了一些奇怪的話

我們錢校長對我說，在城裏遇見了像

我爸爸似的人。

母親 唔！

雲田

新田 校長和我說：「白天從城裏大街走

過時，看見前邊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

人；細一看好像在那見過似的，太像

你父親了，你父親右臉是有一顆烏痣

的，若是有烏痣，我就開口說話了，

可是我一走近，他就悄悄的往一條小

胡同裏走進去了。」

母親 錢校長可是你爸爸的小時候的朋友

他們小時一同騎竹馬，耍槍弄棒，決

不會看錯了人；可是（咳嗽）已經二

十年了！

新田 錢校長也是這樣說，已經二十年不

見了，真不敢說一定，可是小時候就

在一塊，也不至於完全認錯。

雨田（不安的聲調）那麼錢長到底沒有開

口談話嗎？

新田 說是若看見了烏痣，就開口說話

了。

母親 也許是錢校長看錯人了，既然回到這裏，就沒有不回自己家的道理吧。

雨田 可是，爸爸也有點不好意思回來吧。

母親 我總以為他是死了。（咳嗽）離家走後，已經二十年沒有音信，唉……

新田 不是有人說在什麼地方遇見過嗎？

母親 啊，那是十年前了。你二舅，在很遠的地方，我也記不住那地名了，在那兒遇見了他，據說那時他正在開戲園子，還請你二舅在館子裏吃飯，打聽家裏的情形了，那時還帶着金手錶

穿着洋服呢。自從那次以後，就再也

沒有消息；那是打仗的第二年，倒現在已經有十二三年了。

新田 爸爸的癡氣很古怪吧。

母親 年青的時候，只是好賭，把錢輸淨了。

雨田（不快的聲調）媽，吃飯吧！

母親 啊，是的是的，我倒忘了。（走向

廚房裏去，語聲漸遠）錢校長一定是看錯了；若是還活着，這麼大歲數了

怎麼也能來一封信哪！（咳嗽）

雨田（急促的聲調）錢校長是那一天見着

那個人的呢？

新田 說是昨晚九點來鐘。

雨田 什麼樣打扮呢？

新田 說是穿的也不很整齊，大褂都沒有。

雨田 是嗎？

新田 哥哥所能記起的爸爸，是什麼樣子的呢。

雨田（惱恨的聲調）我記不住。

新田 不至於吧，那時哥哥不已經八歲了

我還有點恍惚能記住模樣呢。

雨田 我記不住，從前還記着，可是極力

想忘却，所以已經記不住了。

新田 錢校長時常提起爸爸，他說爸爸在

年青時，是很聰明的人。

母親（從廚房端飯菜出來）是的，你爸爸

人家都誇他聰明，是屬牛的，唔，今年五十八了，只要在家，不是能享福

了嗎？

（二人就坐吃飯，風聲，樹葉聲。伴奏。）

母親 雲兒也快回來了吧，天氣真涼了。

新田 媽，學校的幾棵楓樹，都快紅了，

秋天了。……哥哥，我打算晚間學

點日語。

雨田 唔，學點好，你年歲還小，努力用

功吧，不用父親的力量，也能出息

的！

材很高的人。

(開門聲，風聲，雁雲歸來。)

新田 (立起推窗而望，風聲，)

雁雲 媽，哥哥！

雨田 (急促的聲調) 有人嗎？

母親 怎麼那麼晚？

新田 誰也沒有。

雁雲 又拿來點活計。

(兄妹三人沉默，伴奏。)

母親 來，吃飯吧。

母親 你爸爸走的日子，是八月節後第三

雁雲 (坐下吃飯，稍帶不安的聲調) 哥哥

天。

我剛才回來時，看見咱們家對面，有

雨田 (惱恨之聲調) 媽，從前的事別提

一個老人只是向着這邊望着。

了。

(三人均不安。)

母親 我在年青時是恨他的，可是人一老

雨田 (不安的聲調) 唔！

心也就軟了。

新田 (不安的聲調) 怎麼樣個人？

(四人沉默，吃飯聲。忽然有敲門聲

雁雲 外頭太黑，看不清楚，可是是個人

風聲。四人均緊張。)

（門外男人聲 借光！）

雁雲 唉。（但她並沒有去）

門外男人聲 雨田的媽在這裏住嗎？

母親（急忙跑到門口，開門。以下的對

話聲微弱。）

男人聲（顫慄，哭泣）雨田的媽嗎？

母親聲（顫慄，哭泣）你真變的太多了。

（二人對泣聲。）

男人聲 唉，總算都沒病沒災，比什麼都

強。孩子們都大了吧！

母親聲 大了，都成人了，進去看看吧。

男人聲 進去可以嗎？（咳嗽）

母親聲 當然可以了。

二十年流浪在外的憔悴老人，被老妻扶着走進屋來，新田雁雲驚愕起立。

新田 是爸爸嗎，我是新田。

父親（歡喜地）真大了，我離開你們的時

候，你還不會走呢……（咳嗽）

雁雲 爸爸！我是雁雲。

父親 聽說是個女孩子，却長的這樣好看

啊！

母親 你看孩子都這樣大，不是很好嗎！

父親（感慨）沒有父親，孩子也能長大，

哈哈……

（但是誰也沒有來附和他的笑，雨田

默然無語）

母親 你看雨田和新田，都是好孩子，雨

不着。唔，只是你的臉還記得。（咳

田二十歲就當上了委任官；新田在中

嗽）

學念書時，沒有考過三名以下，現在

（雨田不應。）

兩個人都能掙個五六十塊錢，雁雲也

母親 啊，雨兒，爸爸那樣說了，而且許

越長越好看，都有人給提媒了。

久沒有見面，大家快樂一下，斟一杯

父親 這都很好。我在四五年前，還開着

吧！

一家戲園子，後來失火全燒去，從那

（雨田不應。）

以後，作什麼也不如意；總想發點財

父親 那麼新兒，你來給我斟一杯！

回到家來，也好不被人家笑話，誰知

新田 是！（取盃欲斟）

人也漸漸老了，只是想起家，就不知

雨田（決然地）住手！你爲什麼要斟？

不覺回來了。活着的日子也不多了，

母親 說些什麼話，雨兒！

我要靠靠你們了。（咳嗽，向雨田。）

（父親怒目視雨田。新田，雁雲默然。）

雨兒！給我斟一杯吧，近來連酒也喝

雨田（憤然）我們的父親，早已不知那裏

去了。

樣受盡艱苦了。

父親（壓住忿怒）說什麼？

（母親雁啼哭，新田低泣，老父由憤

雨田（冷然）我們若是有了父親，在我八

怒而悲哀了。）

歲時候，也不至於被媽的手牽着去投

新田 可是，哥哥！看在媽的面上，凡事

河；那時因為媽悞投到水淺的地方，

忍耐點吧，已經是過去的事情了。

才被人救起來了。我們若是有了父親

雨田（冷酷地）媽是女子，怎麼想我不知

我十歲時候，就不必給人去當聽差，

道。若是我有父親，那只是……

我們因為沒有父親，孩子時的快樂，

我們小時候，稍有點委屈的事，向媽

一點也沒有得到過，新弟，你忘了在

說時，媽就常說「那都是你們的爸爸

小學念書時，因為沒有錢買紙和墨而

啊，恨就恨你們的爸爸吧！」若是我

哭過嗎？教科書都買不起，拿着抄本

有父親，那只是使我小時受苦的……

去上課，被同學譏笑的事你忘了嗎？

啊。我十歲時就在縣公署裏當聽差，

我們有父親嗎？若是有，也不至於那

媽糊洋火盒；記得有一次，媽因為一

個月沒有洋火盒糊，我們母子四人會

老了……

經每天減去一頓早飯。我所以努力用

雨田 新田！你叫什麼爸爸，認都不認識

功，那就爲着對我們的……，爲

的人，悄悄的走進來，說是我們的父

着想使拋棄我們而去的那個人看看，

親，我們就能生出對於父親的感情

使他知道，被父親拋棄的人，也能長

嗎？

大成人啊。我一點也沒有記得被父親

新田 但是，哥哥，親生的兒子，無論父

疼愛過，我的父親在我八歲，是一天

親怎樣，也得奉養才……

到晚在外吃喝嫖賭，把錢花淨了，借

雨田 你說的是義務嗎？自己隨便在外遊

下債還不起了，才拋下妻子和三個孩

蕩，等到老了就回來；我絕不承認我

子逃走，在我的父親走了以後，媽給

……！

我們積存下的十六圓錢的儲款帳，也

父親（憤然，但是無力而懦弱）雨田！你

同時沒有了啊！

對於親生的父親，怎麼說出這種話啊

新田（忍淚）但是，哥哥，爸爸已經這樣

（咳嗽）

雨田 親生的父親？你所生的雨田，早在

人家。

二十年前淹死在河裏了，你二十年前
的父親的權利，早已自己拋棄了，現
在的我，是自己鍛鍊成的啊，我沒有
人幫助過我！

雨田 新田！你受過那個人什麼恩惠！我

（五人都默然，只是窗外的風聲，母
親與雁雲的啜泣聲。）

父親 好了，我走。我也是花過兩三萬的
人，怎樣落魄，一個人的吃還能混出
來，好了，打攪了。（悄然欲出）

還受過那個人幾下拳頭。你受過那個
人什麼？你的小學校的學費，誰拿的
你受誰的教養？你忘了你的學費，是
哥哥當聽差掙來的嗎？你和雁雲的真
的父親是我啊！擔任父親的職務的是
我，你願意養活那人也行，那你就別
來理我！

新田 請等一等，哥哥不願意就我來奉養

雨田 不願意就和那個人一同出去！

哥哥也是兒子，不久就能回心轉意，

（母親雁雲哭泣不止，新田沉默。）

請等一等！我無論如何也來奉養你老

雨田 我因為沒有父親，受盡了艱勞，為

着不使弟弟妹妹同受那種痛苦，我是連晚上都不睡的那樣辛勞，才能使弟弟和妹妹都在中學畢業了。

父親（衰弱無力）不要說了，我來的不對

了，我也不一定強要你們養活我，自己還能養起自己，啊！我走了，雨田的媽！保重身體吧，我拋棄了你，你反而幸福了。（咳嗽）

新田（追隨欲去的父親）你有錢嗎？晚飯

不還沒有吃嗎？

父親（哀訴似的）行啊行啊！

（無力地向門外走去，忽然在門限上絆倒，坐在地上。）

母親 啊，小心了

新田（抱起父親）有地方去嗎？

父親（頹傷，並不起立）死在荒野的人，

是不要家的……（自語似的）我當然沒有再走進這個門的道理，可是，人一衰老，腳就自然走向故鄉來了。回到這個地方，到今天已經三天了，一到晚上，就站在家門前觀望……唉，還是不進來好了。沒有錢回來，是誰也瞧不起的……我一到五十歲時，就想家了，總想積個一千二千拿回家來，向你們賠罪；誰想人一老，就不能掙錢了……（稍能起立）唉，自己

一人總還能想法，（踉蹌起立，回顧

嗎？

老妻後，開門而去，室內沉靜，四人

（兄弟二人瘋狂似的跑出去。）

默然無言）

（風聲，樹葉聲，遠處犬吠聲。伴奏）

母親（哀訴似的）雨兒！

——劇終——

雁雲 哥哥！

夏 夜

緊張的時間過去。

時：仲夏之夜

雨田 新弟！去把父親叫回來！

地：鄉村

新田向門外飛奔而去。風聲愈厲。三

人：父

人在緊張中等待。不久，新田慌張而

母

歸。

女兒——琴

新田 南邊的道上看過了，沒有，這回往

少年——汝

北邊去找，哥哥也來啊！

（伴奏，樂聲輕快，蛙鳴聲，蟲鳴聲

雨田（驚愕）怎麼，看不見？能看不見

鐘打八下，）

父：(來回在室內漫步，)啊，天已經黑了

看還是等些日子再說罷。

還是這樣熱，……今晚我怎麼也得

父：等些日子，已經等了多少日子了啊，

到老李家，回答人家去。

你總是護着她，不是竟讓你慣成的！

母：怎麼，你是想答應琴兒的親事嗎？

動不動她又尋死尋活的，什麼念書，

父：是的，我看，再不能耽誤下去了，

念書！到城裡念幾年書，就越弄越不

母：再等些日子不好嗎？

像，連婚姻也要自己作起主來了。

父：不，我這就已經過不少日子了，今晚

母：那麼，你一定要把琴兒嫁給老李家

一定得去。那能竟由她作主，我當父

嗎？

親的願意就行，她不願意，我一定得

父：我當爸爸的，說啦就算，人家和我提

讓她願意。

了也不止一次了，我還有許多事情，

母：那你不是硬要逼她嗎？琴兒今天還對

要求人家幫忙呢。

我哭了一早呢，我就這一個女兒，你

母：我看還是等些日子吧，我倒很喜歡琴

可別把她逼死了，她既然不答應，我

兒常提的那個少年，琴兒的意思，是

一心要嫁給他，聽說家裡也不錯，和琴兒又同過學，現在還在什麼機關作

母：我想不能，我是見過的，老老實實的
人。

事呢，我也見過一回，人是很老誠，還是等着他罷。

父：那麼他爲什麼人也不來，信也不來呢
我不管，我一定把她許給老李家，這

父：等，等到多答去，再等，就沒有人要

回我算一定了。

了，再說老李家也很有錢有勢，這回再錯過了，就找不着相當的人家了。

母：你不替孩子想想？
父：我這就是替孩子想！

母：可是，琴兒說，那個人說要來的，來當面談這個親事呢。

母：（默然無語）
父：我去了，就定規這一個月裡，挑個好

父：早就說來，多少日子了，有一個多月了，……：如今的年輕人，還能靠得

日子，先過禮罷，你告訴琴兒，不要再等那個人了！

住嗎？說不定又在外面扯上別的娘們了。

母：（無語，嘆息，）唉！
父走出，脚步声，閉門聲。

第二場 院 中

(伴奏，樂聲悠雅，蛙鳴聲，蟲鳴聲)

母：孩子，你忘了他吧，他大概是不能來

遠處火車聲。)

了永遠不能來了，人也不來，信也不

女：(坐在樹下的椅子上，睡着了，夢

來年輕人是靠不住，傻孩子！

語，) 汝哥！你別走，回來，回來呀

女：不，媽！我知道他是不會對我說謊的

(語聲漸低) 回來呀！還不來……

一定是有了什麼事；我相信他是會來

母：(從後面走來，脚步聲，) 這孩子，睡

的，

着了，琴兒，醒醒，別着了涼。

母：不見得，你還是想開點吧，聽媽的話

女：(漸醒) 唔……

吧，媽還不向着你嗎？

母：琴兒醒醒，到屋裡睡去吧！

女：媽！我忘不了他呢，

女：(醒) 媽！

母：你忘不了他，他可忘了你呢，想開點

母：進屋去吧！

吧，你爸爸剛才已經到老李家去，答

女：不……外面涼快，媽，我剛才夢見汝

應人家了，大概幾天就要過禮了；你

就聽媽的話，把他忘了吧。

母：（無語）

女：（驚恐）媽！真的嗎？爸爸真答應人家

女：媽！你先進屋吧！

了嗎，我可不願意，（哭泣）

（沉默，蛙聲，伴奏）

母：我想他是把你忘了，你就聽你爸爸的

母：孩子，別哭啦，你涼快一會兒，我先

話，答應了吧，老李家的那個孩子，

進屋去了，一會兒就來睡吧！（伴奏）

人也不錯。

女：（唱湘纍曲）

女：不，我不願意。（哭泣）

淚珠兒要流盡了，

母：（無語）

愛人呀，

女：（哭泣）

還不來呀！

母：（勸慰）別哭啦，孩子！

我從早望到夜，

女：（哭泣）

從夜望到亮；

母：進屋睡吧。

望到海枯石爛了，

女：我不。

愛人呀，

還不回來呀！

我爲了你，

淚珠兒要流盡了，

我爲了你，

寸心兒要破碎了，

愛人呀，

回不回來呀！

第三場 室內

(遠處火車聲，蛙鳴聲，蟲鳴聲，伴奏)

母：(在炕上縫衣，打哈嘶，)奧！琴兒怎

麼還不進屋來睡呢？我爸爸也不回

來！

(蛙鳴聲，伴奏，室內掛鐘打九點。)

(遠處馬車聲，)

母：(靜聽)是馬車聲，這麼晚，有誰

來？

(馬車聲漸近，犬吠聲，馬車在院外
停住，急促的脚步聲奔馳而來。)

少年：(奔進來，開門聲，)啊，伯母，我

是汝。

母：(驚訝，)啊，是你，……你怎麼這

樣晚來呀！

少年：我好不容易才趕上這次夜車。

母：不，我所說的來晚，是你把事情耽誤

了，你再早來一會兒就好了，……

你先坐下，慢慢兒說吧。

少年：（愕然）怎麼？伯母，這話我真不懂。

少年：（嘆息）唉……那麼，琴妹已經願意了嗎？

母：我告訴你吧，她爸爸，方才已經出去

母：不願意有什麼法，她爸爸作的主。

把琴兒許配給別家了，等了你还些日子！

（雨聲）

子！

母：聽！像是雨聲。

少年：（失意，語調遲緩，）啊，我本想早

少年：啊，下雨了！不測的天氣……那

就來的，誰想在一個月以前，我病倒

麼，琴妹現在那兒呢？

了，我差一點死去，幸而病一點點轉

母：她在院子裡呢，……真是，下雨

好；在病院住了一個月，今天才勉強

怎麼還不進屋來呢！

出院，趕這次夜車來的，我早就想寫

少年：唉，我來時怎麼沒有看見呀？

信來告訴琴妹，但是我又怕她因為我

母：（驚慌）是嗎！外面雨越下越大了。

的病着急……

少年：我看看去！（方欲轉身出去，門開

母：你來晚了！

雨聲更大，父進來。）

母：啊，她爸爸回來了。

見了嗎！啊！

父：（驚訝。）！

父：（驚慌）我去看看！（開門）

母：啊，他就是琴兒常提起的汝，剛坐火

（緊張，寂靜，只有雨聲。）

車來。

父：（開門進來）這可怎麼好啊，四面我

少年：老伯！

都找了，沒有，你別慌，我再去找找

父：啊………你來晚了一步。

看。

少年：（感傷）我知道了，我來晚了，唉我

母：（哭泣）這怎麼辦啊，竟怨你啊，你把

真對不起琴妹！

我的女兒逼死了啊！

（沉默，雨聲。）

父：我去我去。

母：我說，你來時候看見琴兒了嗎？

（父飛也似的奔出門，開門聲，雨聲）

父：（語調急促）沒有啊，

少年：伯母！我也去找找看。

母：（驚慌）剛才還在院子裡的，雨下這樣

（雨聲）

大，還不進來，她不是又要尋什麼短

（伴奏）

靜夜曲

時 秋夜

地 某城

人 父親(某公司職員)

母親

利亞(其子)

洛菲(其女)

其他子女二三人(不出場)

第一場

時間，秋天。

開始時，家裡的人剛吃完晚飯，正聚在

室內談笑。

(伴奏)

(哄笑)

利亞 姐姐，剛才的笑話 太有趣了，再

講一段。

洛菲 不講了，不講了。

利亞 講一段吧！

母親 別講了，你還要溫習功課呢，一會

兒爸爸過來又要說了。

利亞 不，再講一段！

洛菲 好，那麼，我就唱一個歌吧，唱完

了你就溫習功課吧！

利亞 好好好，唱吧，唱吧！（弟妹等都

拍手。）

母親 好，唱完了你可就要溫習功課啦。

洛菲 我唱什麼好呢？

利亞 什麼都行啊。

洛菲 我想一想，唱「雁群」吧。

利亞 好！小弟弟，你們都靜聽，別說

話。

洛菲（唱歌）

（歌唱完後，母親，利亞，及其他弟

妹等都拍手叫好。）

父親（從西屋過來。）真鬧的很，去，去

都上那屋去吧，利兒也該溫習功課

了。

利亞 是的。

（利亞，洛菲及弟妹等都走過去。滿

室肅靜無聲。）

父親（咳嗽）唉，人一老，身體就不中用

了，寫幾個字，身體就覺得累。

母親 你歇一歇吧。

父親 我怎能歇啊，我也想像，可是，我

不這樣辛苦的幹下去，這一家五六口

人，怎麼能夠養活，（忽然傷感起來）

在公司裏幹了五年了，每月還只是僅

僅幾十塊錢的薪水，孩子們都得念書

若不叫我在晚上替人家謄寫稿子，另

外掙幾個錢，怎麼能夠養活這一家啊

（咳嗽）近來，眼睛也壞了，這晚上的

工作，要縮短我的性命呢！……：只
要利兒這個孩子，能好好念書，在中
學畢了業，將來也許能幫幫我，我是
把一線的希望，都放在利兒這孩子的
身上了。

母親 是的，利兒不但很聰明，而且也很
用功。

父親 啊，你看，和你一說話，耽誤我少
寫不少。（咳嗽）我得開始寫了。（咳
嗽）

（寂靜。稍歇，利亞過來）

利亞 爸爸，你太累了！

父親 你來作什麼，不在那屋用功。

利亞 我一聽見你咳嗽，我心裏就忍不下
去，爸爸已經老了，不能再這樣累下
去。每天寫到很晚，還是我來替你抄
寫，我的筆蹟也和你差不多，我也能
寫的很好呢！

父親 不，不要，別說那樣話，你應該用
你的功，功課，在你是大事，就是一
個鐘頭，我也不願奪去你的時間的，
你雖有這樣很好的意思，但是我決不
願累你。以後再不要說這話，去，到
那屋用功去吧。

母親 利兒，去吧，媽和你一塊兒去。

（母親利亞走過去。寂靜。窗外風聲

不時有父親的咳嗽聲，鄰室有母親拍

孩子聲。）

(風聲)

母親 唉，天氣真涼了。一番秋雨一番涼

母親 (在鄰室唱催眠曲。)

這話真是不錯。

父親 (在鄰室)孩子他爸爸，別太累了。

洛菲 媽，爸爸怎麼還不回來呢？已經這

睡覺吧，明天再寫吧，

樣晚了。

父親 (咳嗽)你們睡吧，我再寫一點。

母親 今晚許是有事情吧。

(鐘擺聲。風聲。)

洛菲 媽，爸爸太累了，白天晚上沒有歇

(伴奏)

的時候。

第二場

利亞 可是爸爸近來很高興。

時間，一個月後的一個秋夜。

洛菲 弟弟，你早一點去睡吧，你這一個

開場時，家裏的人都在屋裏坐着，等着父

月來太瘦了。

親回來。

親母 是的，利兒，你不是有病吧！

(伴奏)

利亞 不，我沒有病，我不是很好嗎。

(這時門開，父親回來。)

洛菲 啊，爸爸回來啦。

利亞 爸爸！

母親 你怎麼回來這麼晚呢？

父親 我把昨天謄好的稿子，給人送去，

今天又拿來這些呢！(很高興的)喂
孩子們，你爸爸還沒有老呢，人家誇
我稿子謄得快，字寫的清清楚楚，啊，我
的手還很自由，我的眼睛還沒有花，
我的身體還很健壯。……今天，他

們給我錢啦，比上月多賺了六圓四角
錢呢。來，孩子們，這是爸爸給你們
買的點心，拿去吃吧，還有，這一個

小洋孩，是買給小弟弟的，利兒，你
拿到那屋去，給小弟弟。

(大家歡笑，利兒過去。)

母親 今晚別寫了吧。

父親 不，我還沒有老呢，我要寫，我得
寫，我近來很高興，可是，有一件不
高興的事，就是利亞那個孩子，太討
厭了，他沒有以先那樣肯用功了，昨
天學校的老師來信通知，說他的成績
壞多了，而且上堂竟睡覺。

洛菲 爸爸，弟弟近來大概是有病呢。

母親 是的，他近來瘦多了。

父親 那是他自作自受，從前肯用功的時

候，並不是這樣的。

(利亞過來)

利亞 爸爸，你說我嗎？

母親 別說他了。

父親 說，我以後不管他了，唉，你知道

我爲了養活一家，怎樣辛苦，你知道

我爲了你們，怎樣拼着我的命，我把

一切的希望，放在你的身上，雖知你

一點也不知往好學，越學越懶，越學

越壞啦，唉！

利亞 爸爸，你聽我說。

父親 說什麼說！

母親 別說了，別說了，利兒，你去用

功去吧！

洛菲 爸爸，你別說他了。

父親 唉，我真不喜歡利亞這個孩子了。

母親 好了好了，你也該歇一歇了。

(伴奏)

第三場

時間，四五天以後的一個晚上。

開場時，家裏的人都睡了，只有父親一

人在燈膽稿子。

(風聲。遠處馬車聲，漸近，漸遠。風

聲。鐘打十二點。)

父親 (咳嗽。自語) 唉，人一老就不中用

了，但是，我不能不寫下去。

(風聲。鐘擺聲。)

(鄰室小孩啼哭聲，母親拍孩聲。)

母親 (在鄰室。) 孩子他爸爸，你還在寫

呢嗎，別太累着，早點歇息吧！

父親 奧，奧，我這就要睡了。(打哈嘶

一邊咳嗽一邊走過去，步聲漸遠。)

(風聲，鐘擺聲。久之，利亞躡足走

過來。)

利亞 (自語) 爸爸去睡了，大概是睡着

了。

(鄰室鼾聲。)

利亞 (自語) 啊，爸爸已經睡着了，我再

替爸爸寫這一回吧，再不能寫下去了

天天晚上瞞着別人替爸爸寫，雖然能

使爸爸歡喜，可是我的身體，一天天

壞了，功課一天天退步了，更使爸爸

難過，從今天以後，我不能再寫了，

我要好好用功。

(鐘擺聲。風聲，遠處犬吠聲。)

利亞 (打哈嘶。) 啊，腰都累酸了。(忽

然一不小心，把一本書碰掉地下。)

(寂靜，利亞繼續寫下去。這時，有

沉重遲緩的脚步聲，漸漸走近。)

(緊張。)

父親 (泣。) 啊，孩子！

利亞 啊，爸爸！原諒我。

父親（語聲緩慢。）你別說了，你應該原

諒我，一切我都明白了，我錯怪你了

啊，好孩子，我真對不起你。我真感

激你。（泣）

（鄰室小孩啼哭聲。母親過來。）

母親（驚訝）啊，這是怎麼回事。

父親 唉，可憐，利兒這個好孩子，他兩

個月來，晚上不睡覺的爲一家人辛苦

我還要時常責罵他，真是我的不對，

唉！

母親（哭）孩子！

父親 孩子！

母親 好了，快睡去吧。

利亞 爸爸，媽！

（三人走去，步聲漸遠。鐘擺聲，遠

處犬吠聲，風聲漸厲。）

——劇終！

陌生人

人物

陌生人

父（老梅）

子（小梅）

媳

其他數人

開場白：鄉村，一個深秋的晚上，屋外刮着風，父親老梅和他的兒媳坐在屋內

等着他的兒子回來。

(開場鑼聲)

(伴奏)

(風聲)

父 (咳嗽) 小梅這孩子還不回來!

媳 唉，這樣晚，也該回來了，

父 這孩子，當了自衛團員，倒很熱心，

本來，是爲着公衆的安寧，應該這樣的。

媳 可是也該回來了，昨晚這時早就回來了。

父 這幾天聽說鬧胡子，所以防備得更嚴

一點。

媳 他今天穿的衣裳很少，不會凍着吧。

父 (咳嗽) 天頭真冷了。

(沉默)

(風聲)

媳 我們這個小茶館，客人也一天天少了。

父 是的，客人少了。

媳 爸爸，你老先歇着去吧，我來等門，

父 不，我還有事，你去，你去睡去。

媳 我等門吧。

父 去吧，你去睡去吧。

媳 好，那麼爸爸我先去了。(脚步聲)

(沉默)

22440

(風聲)

(犬吠聲)

父 (自語)過了秋天，過了冬天，我的買

(敲門聲)

賣就能好了，小茶館裏，從白天到晚

父 (靜聽)

上，滿都是客人，我就能漸漸發財了

(敲門聲)

錢，錢，真是好東西，我真喜歡錢，

父 (驚)誰？

錢比什麼都好。比兒子好，比女兒好

(敲門聲)

有了錢，就是神仙了……(咳嗽)讓

父 (驚)誰？

我來數一數，這櫃子裏積了多少錢了

門外人聲 請開開門。

……啊，一五，一十，十五，二

父 你是誰？不能開！

十……

門外人聲 請開開門，有一點事情。要緊

(遠處犬吠聲)

事情。

父 (驚)啊！

父 (遲疑)誰呀！(走去開門)

(風聲)

陌 生 人 謝 謝。

父 你這一個陌生人！半夜三更來作什

麼？ 父 錢！啊，錢！

麼？

陌生人 請讓我躲一躲！請你收下這些

陌生人 老先生！我是外鄉人，我走錯了

錢。

路。

父 錢——好吧，你就在我那屋裏躲

父 你，你不是一個好人吧。

一躲吧。（二人脚步聲）

陌生人 不，我是一個好人，剛才不少人

（風聲）

也錯拿我當作壞人，來抓我，我沒有

（犬吠聲）

法，逃進你這裏來，請救救我，讓躲

（門外吵雜的人聲漸漸近）

一躲。

門外人聲甲 好像是逃到這裏來的。

父 不成，你一定是一個壞人。

門外人聲乙 到老梅家問問看。

陌生人 老先生，請你作作好事，救救我

門外人聲丙 老梅。老梅。開開門。

（低聲）我這裏有錢，我給你一百塊錢

父（開門）啊（聲顫慄）作什麼？

請你讓我躲一躲。

人聲甲 老梅，有人到這裏來嗎？

人聲乙 老梅，有人從這裏走過嗎？

父 錢，啊，錢！

父（聲顫慄）沒——沒有啊……

陌生人 請你告訴我——請收下這些錢。

人聲丙 走吧，往前邊去找找看。

父 錢……好吧。你跟我來……（開

人聲甲 走，快走！

門，二人出外）

父（關門）啊……（人聲漸遠）

（風聲）

陌生人（走出）都走了嗎？

父（不久進來，關門）哈哈……（低

父 都走了。

聲笑）

陌生人 謝謝老先生，救了我的命……

父（咳嗽）錢，錢，我真喜歡錢，錢比什

請你告訴我一條逃走的路。

麼都好，比兒子好，比女兒好，有錢

父 唔……

就是神仙了……（咳嗽）讓我來數一

陌生人 請你告訴我一條逃走的路。（低

數這些錢……啊（低聲）十塊——二

聲）我這裏有錢，我再給你一百塊錢

十塊——三十——四十……

請你告訴我！

（遠處犬吠聲）

父（驚）唔。

（風聲）

（犬吠聲）

（門外吵雜的人聲漸走漸近）

門外人群喊聲開門，開門，老梅！

父（開門）啊，（聲顫慄）什麼事？

人聲 老梅，你的兒子，被人刺傷啦，被

一個胡子。

父 啊？

子（呻吟）唔，唔，爸爸，我不能活

啦……

人聲 老梅，快點找塊布，把那個傷處裹

上，血流的太多了，看這些血，快找

布，小梅的媳婦呢？

（雜亂的腳步聲，人聲）

媳（出來）呀，小梅，怎麼的了！（泣）你

怎麼這樣了啊，小梅，小梅！

子（呻吟，語聲低弱）啊，我正要上前

去——抓住——他——他——他

就——給我一刀——唉——你們快去

——抓住我的仇人——不要讓他逃

走……

父（泣）孩子……

媳（泣）小梅，小梅，你死了我怎麼辦

啊……

子 不要——讓他——逃走——快去——

抓住我的——仇人……

媳（哭泣，哭聲忽急）

人聲 啊，小梅死了……

（許多人的泣聲。）

（泣聲漸低，風聲。）

人聲甲 走，我們去追小梅的仇人，誰也

不要放走他！

許多人聲 走！

許多人聲 快走！

（許多人的脚步声，走出去）

父（自語）啊，小梅，我——放走了你的

仇人——我爲了什麼——我爲了這幾

個臭錢——我爲了錢……我只有

個兒子，我的兒子死了，我的將來的

希望斷了——我還要什麼錢……

……（撕鈔票）我還要什麼錢……

（一面撕着鈔票，漸行漸遠）我還要

什麼錢……

媳（在後喊）爸爸，爸爸……

（風聲漸厲）

（伴奏）

（閉場鑼聲）

——終——

鐵木真

十二世紀的亞細亞，曾有一個偉大的

英雄蹶起在朔北的沙漠，他幾乎滅亡了四

十個國家，統治了五十種的民族，他曾是世界唯一的征服者，也曾被咀咒爲恐怖的魔王。

一一五五年秋。

漠北，幹難河邊，迭里溫壑答山下。

太陽沉入地底，昏暗的暮色，照着枯黃的秋草。

一片廣漠的曠野。

天邊有雁群南飛。

遠處塵土飛揚，馬蹄聲。

也速該率領着百餘騎的戰士，一面歡聲

唱着凱歌，疾驅飛奔而來。

他們在一個部落前停住了。

也速該放下挾在腋下的俘虜——那是他們的仇敵，塔塔兒族的首領鐵木真。

戰士們下了馬，部落裏的人都出來祝賀一時歡聲四起，震動野原。

他正在分配着掠來的敵人和馬匹，一個族人急急跑來報告：

（族長！額爾命夫人，方才生下了一個男孩，下生的時候，右手還握着一個髀石般的血塊呢。）

也速該歡喜的走進額爾命夫人的包裹去。

他爲着紀念這一日的勝利，就把這新生的孩子，叫作了鐵木真。

夜色漸黑。每一個包裹都焚了火。

也速該在帳裏舉行歡筵，慶祝這一戰的勝利，和鐵木真的誕生。

帳內歡唱聲。

風聲，馬嘶聲。

黑夜裏守望着敵人的步哨。

連綿的沙漠，他們日夜在找尋水草；

遊牧狩獵。

不斷的戰爭，他們年年在馬上馳騁；掠

奪殺戮。

烈日，風塵，沙漠，曠野；將他們鍛鍊成爲機智，忍耐，勇猛，雄偉的民族了。

在他們，每一個人，每一個部族，都是

爲着戰爭而生的；在他們，沒有家族的連繫，只有戰友們的互助，他們沒有一定的住地，沒有城牆與都市；他們只有首領與帳幕，旗與號令，他們在馬上生長，他們在馬上死亡。

鐵木真，就在這連綿的沙漠，和不斷的戰爭中，漸漸長大。

鐵木真九歲的時候。

某日。

也速該騎着馬領鐵木真到遠族去討親。

荒野。

騎在馬上的父子。

叢雲。遠山。

在扯克撒兒山和赤忽兒吉山的兩山間

一個部落前。他們遇着了翁吉刺氏人德薛

禪。

德薛禪：（也速該族長往那裏去。）

也速該：（哦，我往這孩子母舅忽訥氏

索女子去。）

德薛禪：（我昨夜夢見一個白海青，兩

手挾着日月，飛來我手上立，我對人說，

日月但曾眼見，如今這白海青挾日月來到

我手上必是吉兆。原來你今日帶你的兒子

來，應了我的夢，看你兒子面上有光，必

將聰明勇猛我這裏有個女兒年歲幼小，同

去看來。）

也速該父子就下了馬，跟着到他的家

去。

也速該看他女兒生得很好，才十歲，名

孛兒帖，心裏喜歡，當日就在他家宿了。

翌日也速該向他索這女子，德薛禪答

應了。

德薛禪：（我將女兒與你兒子，你兒子

先留在我這裏住。）

兩家都相從了，也速該就留下一匹從馬

作為定禮去了。

德薛禪牽着鐵木真，目送也速該遠去。

也速該一人騎着馬在路上走。

傍晚，四圍黑下來。

到了扯克撒山，遇着塔塔兒族的部落。

塔塔兒族的族長：（啊，來的是尼侖族的人吧，請到裏面歇息。）

也速該：（不，天色已晚，我還要趕路回去。）

塔塔兒族的首領強請他下馬到帳裏去。也速該因爲一路行得飢渴，就跟他去了。

帳裏擺下了筵席，塔塔兒族的首領們陪着他飲酒。

一個年老的塔塔兒族人，在帳外望見了也速該，暗地裏把塔塔兒族的一個首領喚出來：（你不認識？我認識他，他就是

擄去我們的族長鐵木真的也速該，他是我們的仇敵，你怎麼和他一同飲酒？）

塔塔兒族的一個首領：（我知道，我正想殺了他呢。）

年老的塔塔兒族人：（不行！他的力量勇猛無比，酒裏下毒藥害了他吧。）

也速該和他們歡笑的在帳裏飲酒，他不知曉已中了毒害。

天已黑。

也速該告辭道謝，騎馬往回走了。

黑夜，騎在馬上的也速該，途中覺得身子不好。

到了家，就毒發死去了。臨死時狂喊

着：

（把我的鐵木真取回來，你們要報塔塔兒族人害我的仇！）

也速該死後，尼侖族失去了一個有爲的首領，他們的一族漸漸貧困；駱駝和馬羊，屢屢被人掠奪去，每次的戰爭，都只有慘敗，族人們就漸漸離散了。

某年，春日。

族中的一個首領泰亦赤兀惕，領着族人把他們母子撇下，遊牧到別的地方去。

泰亦赤兀惕執着鎗騎在馬上，後面跟着許多人，車，馬，羊，帳幕。

一個叫作察刺哈的老人過去勸留。

察刺哈：（泰亦赤兀惕兄弟！你爲何不

想一想死去的也速該？）

泰亦赤兀惕：（深水已乾了，明石已碎了我們一定要走，你少管閒事！）他向老人背上刺了一鎗。

泰亦赤兀惕領着衆人走了。

察刺哈負傷呻吟走着，鐵木真看見了。

察刺哈：（鐵木真！你父親收服的衆多百姓和馬羊，都被他們領去了，我去勸，反被他們刺傷了。）

鐵木真跑去告訴母親。

額爾侖夫人親自上馬，舉着也速該的旗

領着人去。

額爾侖夫人追上了秦亦赤兀惕：（衆位百姓們，你們應當想起也速該，也速該的仇還沒有報，你們爲什麼就要離散了。）

她將一半人勸留下了。

但是，此後他們的一族，更漸漸貧困

不久，那留下的一半人，也都離散了。

額爾侖夫人，在艱難扶養着鐵木真兄弟們。

白日，他們得自己去牧馬，放羊，守衛

黑夜又不敢熟眠，連嚴寒的冬夜也不敢焚火怕有敵人來襲。有時，因爲尋不到一片

較好的牧場，在馬上馳行過數晝夜。冬天

他們還得上深山去打獵，或是到斡難河裏去捕魚。沒有食物的時候，額爾侖夫人就每天出去拾樹果，把草根拿來充饑。

一日。

鐵木真，合撒兒，別克帖兒，別勒古臺四兄弟，一同在斡難河岸釣魚。

河裏映照着他們四人的倒影。

岸邊有幾隻羊吃草。

鐵木真釣得一條金色魚，他歡喜的大喊

起來。

別克帖兒和別勒古臺二人看見，過來奪去了。

鐵木真就和合撒兒回家告訴母親：（

媽，我釣得一條金色魚，被別克帖兒別勒古台奪去了。）

秦亦赤兀惕的部落。

額爾侖夫人把他們四人喚來：（你們兄弟爲什麼要那樣，你們四人，應像影兒隨着形尾兒隨着身。咱們所受的秦亦赤兀

某日，秦亦赤兀惕向着左右的人：（先
前撤下的鐵木真母子，如今莫非像飛禽的
雛兒似的會飛了，走獸的羔兒似的長大
了。）

惕的苦處至今沒有報，你父親被塔塔兒人所殺的仇，至今沒有報，咱們每天還在艱苦中生活，你們兄弟爲什麼要那樣！）

就領着人，奔來急襲鐵木真的牧場。
一隊人馬跑來，漸漸逼近。

額爾侖夫人把四枝箭束在一起，拿來讓他們四人輪流折了，都沒有折斷；又每人分給一枝箭，讓他們四人折了。

鐵木真母父看見他們來，心中畏怕，
就放着箭抵禦了。

額爾侖夫人哭了，鐵木真兄弟四人也都哭了。

秦亦赤兀惕騎在馬上，大聲呼喊：（只
將鐵木真獻出來，其餘的人我不要。）
鐵木真聽着畏怕，騎逃進山林裏去，
他的母親兄弟們也都逃散了。

秦亦赤兀惕領人隨後趕到帖鬼古捏山。

人不備，用枷梢於頭上打倒，就逃走了。

鐵木真跑進密林裏。

他逃到幹難河邊樹林內躲避，又恐被

古木參天。鐵木真躲在樹陰深處。

人發見，就鑽進幹難河水淺處仰臥着，身

秦亦赤兀惕走進樹林，尋不見，就領人

在水裏，但露出臉來。

在林外守候。

春宵月照着幹難河的流水，藏在水中的

鐵木真在林內住了九日，飢餓難當，

鐵木真。

牽着馬出來，被看守人捕去帶走了。

流水聲。

是夜。

月光照着河岸舉行筵會的秦亦赤兀惕

春宵月照着幹難河的流水。

一族人。

秦亦赤兀惕一族人，在河岸舉行筵會。

歡唱聲。

只有一個年小軟弱的人，守着鐵木

看守人爬起來，大聲呼叫。

真。

秦亦赤兀惕領人追來，詢問看守人。

鐵木真看見只有一人看守，乘那年小的

衆人四出搜索。

月明如晝。

月光照着四野。

衆人在幹河邊的樹林裏，到處尋遍，只是不見。

夜深。

這時，一個叫作鎖兒罕失刺的人，從

鐵木真從河裏爬上來，不知往那兒去是好他身上寒冷難熬，又兼着饑餓，漸漸地

河邊經過，看見藏在水中的鐵木真想要呼喊，又念起舊主之情，頗爲不忍，對着鐵

尋到救他的鎖兒罕失刺家去了。

木真：

鎖兒罕失刺看見他來：（你不尋你母親兄弟去，到這裏來作甚？）

（正因爲你這般聰明，所以泰亦赤兀惕嫉妬你，要殺害你，以免留下後患。你的眼中像燃着火，你的臉上，像發着光，你是這樣富於智慧，你此後要謹慎！好了，你只那樣躲着，我不聲張就是了。）

他的兩個兒子沈白和赤老溫：（爸爸！雀兒被鷹趕入草中，草還能救雀兒的性命草尙能如此，咱們不救他，反不如草呢！）

鎖兒罕失刺走過去。

他們父子把鐵木真的枷打開，把枷燒了又把他藏在盛羊毛的車子裏。

第三天。

秦亦赤兀惕對着左右：（鐵木真不是誰

把他藏了，詳細在各家搜一搜吧。）

秦亦赤兀惕領人到各家搜查。

搜到鎖兒罕失刺家。

包裹車裏都搜遍了，又搜到藏羊毛的車

上。

一個搜查的人，將車內的羊毛揪出。

鎖兒罕失刺渾身打戰，額上流出汗珠：

（似這般熱天氣，羊毛中怎能藏得人！）

搜查的人向羊毛埋裏刺了一鎗，正中在

鐵木真的臂上。

藏在羊毛中的鐵木真。他不敢呼痛，

敏捷的擦去了鎗尖上的血。

搜查的人下車去。

秦亦赤兀惕領着衆人到別家去了。

鎖兒罕失刺擦着額上的汗，對着鐵木

真：（你險些送掉我全家的性命！今晚，

乘着黑夜，尋你母親兄弟去吧。）

晚上，他贈給鐵木真一匹甘草黃的小

騾馬一個皮桶，裏面裝滿煮熟了的馬奶，

再贈了一張弓，兩枝箭。

鐵木真道了謝走了。

夜色罩着四周。

鐵木真走了兩三日，尋到原先住宿的

地方那裏只剩下牧場與帳幕的痕跡而已。

他逆着幹難河尋去，在一座叫作豁兒出恢的孤山前，和他母親兄弟們相遇着了。

後來，他們又移住到桑沽河邊，支起帳幕。

鐵木真母子們接連過着貧窮的日子，有時甚至打捕土撥鼠和野鼠吃着度日。

某日。

鐵木真的八匹慘白驃馬，被賊人偷去，這是他家僅有的全部財產，他騎着僅剩的一匹甘草黃馬，踏着那八匹馬的蹄跡追去。

走了三天，在一個清早，遇見了一個

牧馬的少年：（你看見有八匹慘白驃馬從這裏走過嗎？）

少年：看見從這裏走過的。

鐵木真把八匹馬被盜的事告訴了他。

少年：我可以帮你去追，我也和你一樣的艱難，所以我很知道艱難的苦處，我的名字叫幸幹兒出。

他二人就尋着蹄跡，又行了三日，到日落時，在一個部落裡，看見了那八匹馬。他二人就去奪了回來；幸幹兒出幫着他用箭抵住了來爭奪的人。

天色已黑，那些人也不敢再追來，二人牽着馬跑回來了。

後來，他們二人就作了朋友，常在一起。

鐵木真漸漸長成了，他有一副魁偉的軀格炯利的眼睛，智慧的頭腦：他不善多言，他的性格富於忍耐，執拗，勇敢。

他得了勇猛的助手孛幹兒出，再有他善射的弟弟合撒兒和力大無窮的弟弟別勒古台；在艱難困苦中，保護自己的牧場和馬羊。後來漸漸征服了周圍的仇敵，報了泰亦赤兀惕之仇又報了塔塔兒族人殺父之仇。和客列部長王罕，札答刺部長札木合聯合，次第將蒙古各部族打平了。

一二〇六年，漠南北諸部都降服了以

後，大會各部於幹難，木漣之源，公上成吉思汗的尊號。

一個征服世界的偉大的英雄，這樣在艱難困苦之中生長起來了。

——劇終——

（全書終）

跋

以上所集，共放送劇四篇，獨幕劇三篇，映畫讀物一篇。

『秋雨黃昏』於去年十一月初由協和劇團以『三代』的劇名在『光陸』上演，以後也曾改爲放送劇放送過。

『除夕風雪』於今年三月由協和劇團在『二女高』上演，是由上原篤先生構思的題材編成的。

『二十年』曾於一月初某夜，由新京大同劇團放送過。

『父親』，『夏夜』，『靜夜曲』，『陌生人』，皆由奉天放送話劇團在去年先後放送。

其中，『父親』是由菊池寬的『父歸』改編，載在二卷五期的『明明』。『靜夜曲』由阿米契斯的『少年筆耕』改編。『陌生人』是觀『聯華交響曲』半年之後，用回憶與幻想寫成的。這些，都是爲趕着排演與放送，幾乎都是連夜寫出，所以沒有推敲的工夫，現在，又匆匆的付梓了。

最後的『鐵木真』，是作爲『脚本讀物』，載在二月號的『滿洲映畫』上；可作爲發表在『新青年』的史詩『成吉思汗』之續。（但依然是未完之作。）

除此以外，去年曾寫過一個電影劇『一夜風雨』，但是現在再翻閱一遍，連自己都不想再看，因此就割捨了。

我也許再也不想寫劇本了，本集，也可以作爲我的最初，同時也是最末的一個戲劇集吧。

一九三九年三月於五斗居



自

九